

# 美国烟草农场的可怜童工

◆ 津田

## 平均一天相当于抽50根香烟

今年5月,一份名为《被烟草埋没的儿童:美国烟草农场的危险童工》的报告由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对141名在美国烟草农场打工的孩子进行访谈。在这群7-17岁的孩子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晕眩、呼吸困难等症状。数据显示,在烟草农场中,每个工人平均一天会接触54毫克尼古丁,这相当于抽了50根香烟。长期大量接触尼古丁,会让人患上烟草萎黄病,症状轻者会出现呕吐,并伴有血压和心率的波动,症状严重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些长期接触烟草的孩子未来都会有一些健康问题。

而在烟草农场,尼古丁还不是孩子们面临的唯一威胁,他们还需要经常操纵危险系数较高的农具,有时还要在十层楼高的仓库大梁上晾晒烟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2012年,有至少1800名在美国农场打工的儿童在工作中受伤,同年全美死于职业伤害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农场打工时死去。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农业竟是最危险的行业。

然而,尼古丁的伤害和高伤亡率却未能阻止这些儿童前往农场打工。帕特丽夏是一名烟草农工,也是六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4岁,最大的17岁。除了4岁的孩子,帕特丽夏全家都在烟草农场工作。帕特丽夏一家是拉丁裔。人权组织的报告显示,烟草童工多数来自于拉丁裔家庭,其中许多是非法移民。帕特丽夏说:“孩子们挣了钱,就能给自己买些学习用品,我们通常不会给他们买。我希望他们能读完高中,拿到学位,找到一份好工作,不用再回到农田里高温下干活。”

不过,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长时间在农田里干活,用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换取金钱,这是美国法律允许的吗?

事实上,美国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并没

天刚蒙蒙亮,孩子们便坐上大巴,他们不是去学校,而是去工作。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乘着周末或是暑假去烟草农场打工。一般这些孩子4点半起床,6点到达农场,晚上8点或者8点半才离开那里,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在10-12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长达60个小时。而这些起早贪黑的孩童,就是美国烟草农场里的童工。



■ 烟草农场里的童工

有达到国际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就有不一致的地方。国际劳工组织将15岁设为就业最低年龄,这显然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公平劳动标准法案》1938年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案禁止工厂雇佣童工,但没有禁止农场雇佣童工。根据法案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在课外时间从事农业劳动,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是在自家农场劳动,就连年龄也不受限制。

据统计,时至今日,美国约有50万儿童参加农场劳动,承担了全美四分之一的农作物产量。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待农业劳动者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保护政策上持有双重标准。和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相比,从事农业劳动的儿童和成人获得的保护更少,而从事农业劳动的儿童明显比其他产业的年纪要小,劳动时间更长,工作条件也更加危险。这种情况由来已久。

## “我不认为重体力劳动有什么错”

直到2011年8月31日,美国劳工部才试图

修订现有《劳动法》,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事烟草种植、收割等工作。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案却被一些人视为是对农业传统的破坏。

“我就是烟草农场长大的,我的价值观都是在和父母、祖父母一同工作时获得的,”农场主乔伊·斯考特就是这种意见的支持者,“至于安全问题,我觉得(在农场工作)很安全,我父母也很放心我在这儿。”斯考特的观点在北卡罗来纳、田纳西、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颇有民意基础,这四个州是烟草种植的大本营,烟草产量的总和占全美的90%,这四个州也是传统的共和党票仓。

其中,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霍恩巴克就说:“我从10岁起就在烟草农场工作,我不认为进一步立法有什么必要。在烟草农场工作确实是重体力劳动,但我不认为重体力劳动有什么错。”

2012年4月,在奥巴马展开连任竞选期间,这一针对烟草童工的法案被撤销。劳工部还宣布,在奥巴马任内,将不再寻求通过该法案。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给烟草公司创造了谋取暴利的机会。一般来说,烟草农

场付给成年人的薪水大概是每小时15美元,而付给童工的薪水只有不到一半。他们给在烟草农场劳动的孩子们的时薪大概为7美元。

2014年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27个世界无烟日,此次无烟日的主题是“提高烟草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将烟草消费税提高到烟草价值的10%,高收入国家的烟草消费将减少4%,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数字将变成8%。如今,提高烟草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既定政策。

烟草公司急于寻求确保利润的方法。目前发达国家的吸烟人数在不断下降,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吸烟人数在不断上升。这“得益”于烟草公司卖力的广告投入以及对成本的严格限制,其中雇佣童工就是降低成本重要途径。

而在人权组织发布美国烟草报告后,美国烟草业的唯一回应来自美国最大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该公司表示,他们将采取行动,确保在全球50万个烟草供应农场中没有儿童从事相关危险工作。这已经算是业界良心了。

每年的6月12日是国际劳工大会确立的世界无童工日,可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全球依然有大约1亿7千万的童工。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儿童是在从事危险劳动的。而且超出人们意料的是,童工并非只存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美国就有不少。早在1989年,联合国就通过了旨在保障儿童权益的《儿童权利公约》,这个公约把儿童界定为18岁以下的所有人。直到今日,这一公约已经获得全球近190多个国家的批准。但是,有两个国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一个是海盗猖獗的索马里,另一个就是美国。故而,反观美国烟草农场的童工现象,我们可以反问,这究竟是一部分人的错误,还是全社会的失责呢?

摘自《看世界》2014年13期

## 神探

李动



### 38. 成立特种照相实验室

蔡能斌领衔成立的特种照相实验室,初创时仅三人,他成为首位照相室主任。蔡能斌翻看大量的外国资料,拓展了四个特种照相研究的方向:短波紫外反射照相、长波紫外反射照相、红外反射照相和红外发光照相。别小觑就三个人,大上海的诸多重要案件的现场都是这三个人勘查寻觅到痕迹拍下的照片,无数的大案侦破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也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但是上海有二十来个分局,基层的刑事特种照相水平有限,送来的照片都拍得模糊不清,或不到位,直接影响了破案。蔡能斌向科长汇报后,决定办两期刑事特种照相培训班,他当教员,分批给基层的技术员讲解刑事特种照相的技能与方法,普及基础知识,整整培训了一个月,基层技术员啧啧赞叹解渴。

在完成大量案件现场勘查任务的同时,蔡能斌挤出时间对特种照相进行了深度探索。1999年,蔡能斌率先从发达国家引进了“短波紫外线实时成像技术系统”,这个项目可谓是革命性的改革,过去特种照相都是常用胶片照相,到现场寻觅到痕迹后先对着痕迹按下镜头,回去冲洗出照片才能比对,其角度、光线影响颇大,而实时成像系统可以当即制定最佳角度和光线,所以拍出的照片效果最佳。

引进设备是容易的,但是蔡能斌不甘心简单地引进设备器材,看着昂贵的器材,价钱高得惊人,他颇为心痛,便开始尝试着消化和吸收外国的先进设备,并在别人的器材基础上加以改进。2007年,他向公安部提出,研究多功能潜在印痕显现、提取系统,得到了部门的支持。改进后的设备其优点一是成像质量更加清晰,二是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转变成光信号,听起来有点抽象,通俗地说,就是电视机屏幕直接转变成图像。蔡能斌研究成功后,与上海恒光警用器材有限公司合作,研发了新的仪器,即全光谱特种照相取证仪,自

主研发的器材使用方便,且价格低廉,比美国的仪器便宜10万元,但功能更加强大。

他领衔研发的这套仪器获得了七项专利,2009年获得了上海市公安局科研二等奖,继而又获得了公安部科学技术二等奖,并向全国推广使用。蔡能斌领衔研发的产品在刑事侦查特种照相领域里取得了全国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了使刑事图像技术迈入信息化的轨道,2002年,蔡能斌挑战自我,又提出建立刑事案件现场录像、图像信息系统的设想,翌年该项目被公安部列入金盾工程项目,并决定分两期进行建设,第一期图像系统,第二期再将录像系统整合起来。

这个系统属于我国第一个刑事案件录像和图像数据库,在蔡能斌的支持下,此项目率先引入了数码成像系统和模糊图像处理系统,使上海的刑事影像技术最先完成了从传统的银盐成像技术向数码成像技术的跨越。

可别小觑了这个系统,它的建立大大方便了侦查破案,它可以使原始现场的图像资料通过公安信息网络及时传送到案件侦破的指挥人员面前,以便指挥员决策指挥,和侦查员落实侦查措施;同时也可以使现场图像资料得到永久保存和科学的分类,并具有自动查询、图像处理等多种功能;还具有综合静态和动态视频模糊图像处理功能,以及具有运动图像处理算法、视频动态叠加及多通道软件分离技术等,令模糊图像变得清晰。该系统已通过专家验收,并向全国推广运用。

2003年8月,青浦区大盈镇加油站发生一起凶杀案,现场勘查时,刑警人员在卫生间的门窗上提取到四枚可疑指印。青浦分局刑侦队技术人员随即将这四枚指印图像通过内网进入刑侦总队,技术员及时进入指纹识别系统进行查档,很快确定嫌疑人,及时将其生擒,网上传送图像,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基层单位的往返奔波。

多年来,蔡能斌主持和参与了十余个科研项目,包括“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上海市委保密专项,公安部应用创新计划等多项成果经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检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了二十多项国家专利,两项成果被公安部确定为全国推广项目。

### 32. 那里很危险

路灯把夜空都照亮了。无处可躲。高翔和燕子并肩走着。“燕子!”高翔目光严峻起来:“别再去山西了。那里很危险。这项目你也别做了!”他的表情告诉她,他果然了解内幕。可如果燕子退出,他又如何了解GRE下一步要做什么?

一阵沉默。高翔把手伸进皮衣里,摸出一个信封:“给。”燕子接过信封。里面有一沓照片。燕子把照片拿出来,分明就是万沅机械厂的机床和厂房!

除了照片,信封里还有一块小塑料片——数码相机内存卡!燕子的思路乱了。高翔到底是哪一头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高翔转身,看着燕子:“我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可我并不想惹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过,既然你一定要惹,我也只能帮你。说吧,你还需要知道什么?”

燕子看着高翔的眼睛。他不像是在演戏,可她还是弄不清他说的是真是假。她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就好像一场赌博。

“能帮我打听两个人么?”“哪两个人?”“一个叫黄健刚,一个叫刘满德。”“黄秘书?”高翔问。“他真是县长秘书?”“是。县长前年上任的时候新提拔的。他也是你们的目标。”燕子转换话题:“那刘满德呢?你认识么?”高翔摇摇头:“他多大年纪?”“大概五十多吧。他女儿去年刚上大学。”“他是山西的?”“应该是。他老婆和女儿的户籍都在大同。可他的户籍却哪儿都找不到,可能注销了。”“哦。”高翔低头沉吟了片刻:“就算他户籍注销了,只要他以前在大同——不,只要在山西——有过户籍,我明天就能发给你。不过,有时候,知道太多了反而不好。”

周五晚上十点半,三环路并不通畅。小宝马好像河里的一滴水,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燕子的心中也有一条河——千万条思绪汇聚成缓缓流动的河水。河道并不畅通,河水越流越慢,眼看就要停滞不前。高翔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朋友?熟人?同伙?如果不是同伙,他又为何向他们提供情报?可如果是同伙,他又为何要把照片和相机内存卡还给燕子?为

何不假思索地告诉燕子,黄建刚是县长秘书?为什么打保票说明天就能弄到刘满德的户籍?GRE的服务提供商都做不到的事情,高翔又有什么神通,能手到擒来?他的情报可信么?莫非又是另外一个圈套?

燕子把车开进公寓车库。熄火,下车。停车场里仍然一如既往地寂静。没有保安的影子。燕子的高跟鞋敲打着水泥地,这声音把她

一路送进电梯。电梯像只乌龟似的,缓缓把燕子送到3F。电梯门悠悠地分开,门外是昏暗的走廊。燕子一步一步走向家门。一周以前,也是在这楼道里,那奇怪的短信和家门里的声音曾令她心惊肉跳,直到她看见老谭那健壮的身影。已经一周没收到过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了。不管他是谁,或许已对燕子失去了兴趣。老谭也回芝加哥去了。家门里什么动静都没有。燕子突然有种预感,也许过不了多久,高翔也会消失。就像八年前那样,杳无音讯。无所谓了。反正过不了多久,燕子也要回芝加哥去了。这是她的承诺。燕子推开门,走进屋,拧亮了灯,脱了鞋子。她疲惫的身影,映在客厅落地的玻璃窗上。一天又快结束了。她就只剩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此时此刻,在燕子公寓楼的楼顶上。“哎哟!大哥啊!饶命吧大哥,下回您就算把咖啡直接泼我脸上,我也不敢多说一个不字儿了我!”瘦子被留寸头的胖子踩在脚下。穿着皮衣的高个子男人抱着胳膊站在一边。另外几个小混混早已落荒而逃。胖子脚下暗暗用力。瘦子立刻呻吟呀呀地一串惨叫。在这六层楼的楼顶,叫声即便传出去,也难得有人在意。更何况值班的保安收了红包,早不知藏到哪里打牌去了。

穿皮衣的高个子男人走过来,冲着地上呻吟的瘦子说:“你小子,给谁干的?”“我给谁干什么了啊我?我什么也没干啊,我这不是就叫了几个兄弟聊聊天么我,就碰上你们二位英雄了,我真的哎呀呀!”“不老实是不是?”胖子随手从后腰拔出一副明晃晃的手铐,弯腰在瘦子眼前晃了晃:“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吧?你小子,是不是要跟我走一趟,然后才愿意说?”

## 黄雀

永城



秘密调查师